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

宋代國計 元附

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自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而征取無藝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懲遠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爲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姦王庫吏三年一易

其征地課鹽麴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親
臨之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爲準漢
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爲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虛大
行群吏之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今每歲
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四年改三司爲總
計司左右大計分掌十道財賦未幾復爲三部宋聚
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寖
多太宗孜孜庶務或親爲裁決有司嘗言油衣帟幕
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煑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
退財給窐務爲薪俾擇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
愛民惜費類此真宗嗣位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
克歲用勿增賦歛以困黎元是時條禁愈密較課以
租額前界遞年相參丁謂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
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爲之凡舉大禮有司皆籍當時
所貴必優詔奬之初吳蜀江南粵皆號富强相繼降
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尚
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
無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

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民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經費寖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縻費甚衆京城之內一夕數處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內外宮觀清衛卒及工匠分隸八作司舊殿直已上雖幼未任朝謁遇乾元長寧節皆賜服至是亦罷給故事上尊號謚號隨册寶物並用黃金帝曰先帝太后用黃金若朕所御止用塗金時洞冥宮壽寧觀相繼災宰相張知白請罷不急營造以答天戒及滑州塞決河御史知雜王鬷復以爲言既而玉清昭應宮災遂詔諭中外不復繕修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帝天資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聞民之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所愛貢獻珍異故事有者或罷之山林川澤陂池之利久與民共者屢勑有

司毋輒禁止至於州縣征取苛細蠲減蓋不可勝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讀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賦僅能取足郊祀慶賀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入僅能克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日費之數裁為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內出詔書減皇后至宗室婦郊祠牛賜著為式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帝亦命罷左藏庫月進錢一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以次減郊祠所賜銀絹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繒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

費彌有所加西兵既罷能而調用無所減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二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六百一萬至是享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乃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使趣議罷冗官裁節稍徙戍兵還內地命三司副使包拯行河北與邊臣轉運司議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至和中諫官范鎮上疏曰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爲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無所建明治平中兵數少損隸籍者猶百十六萬二千宗室吏員視皇祐無慮增十之三英宗以

勤儉自飭然享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未暇焉時蘇軾嘗有曰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典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庭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授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易也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衣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闕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

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濵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患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蓄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瘦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神宗嗣位尤先理財濟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光登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

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遂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條析焉會有事於南郊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貴近始可取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耳夫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議武帝之不明也爭辨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安石因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不決意用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

帝然之安石既堅帝意因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以蘇轍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爲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薪法遣使者四十餘輩頒行天下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帝方經畧四夷故每以財用不給爲憂日與大臣揚榷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闌檻青氊四百九十帝謂禁中諸殿闌檻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宮覆檻氊罷之後呂嘉問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綵帛是歲詔內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宮倉廩武庫皆罷省所裁省冗費十

之四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倉吏給軍食多侵盜詔足其槩量嚴立諸倉丐取法中書因請增諸倉生典役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之祿均其多寡令祿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團軍監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後又增大官吏祿蓋王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當時理財無統未見其益先被厥損類若此何怪其竊經傳之美名於上而恣掊克之實害於天下哉且其初外置轉運使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自常平倉隸司農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不得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分畫移用取彼濟此指揮百司及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制甚善也其所掌之財驅磨財計檢察憑由悉歸磨勘司造作軍器則胄案主之土木之工則修造案主之防河之役則河渠案主之夫國

家工役之費莫大於三事而必命三司總之者所以使之斂散及時縱舍由已不爲他司所牽制而可受之以節度之宜也且其各其數籍於三司惟三司得而知之人主不得以私之也咸平中嘗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臣請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見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故不敢進也上聞而善之其慎重若此至王安石爲相以周禮行新法遂持冢宰掌邦計之說謂宰相當主財計因與三司分權而籍其數於御前謂之旁通簿凡稅賦當貢征榷之利方歸三司而摘山煑海坑冶榷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外則分建二司民間常賦及酒稅之課以歸轉運而免役坊場河渡禁軍缺額地利之資悉歸常平別號朝廷封樁爲歲料上供之數運入京師更立庫以貯之而三司悉不得預焉於是天下之財分而爲二始無專主而祖宗處國計之良法胥失之矣自元豐官制行戶部度支鹽鐵雖屬本曹而磨勘歸之比部衙司歸之都官胄案歸之庫部修造歸之將作河渠歸之都水出納貿易

歸之太府宰相既與三司分權而三司所統又分裂於六部寺監利權一分財用無藝於是他司以辨事爲效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而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戶部全無計相之權職在行朝廷之文移僅能經畧在京官吏諸軍俸祿而已然則三司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奪其權自熙寧變法之時而已壞矣如之何而望財之裕乎至哲宗時司馬光雖請收諸司利柄一歸戶部而三監之屬工部者猶故是以蘇轍爲戶部嘗請以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工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而傷財害民戶部亦無所逃其責矣然卒莫能返其初也利權散出安得而不貶乎久之韓忠彥蘇轍等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蔭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征榷山澤之利與舊無以相過治平熙　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

漸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諸班軍料錢衣賜賞給特支如舊外餘費並裁省又詔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後遇聖節大禮恩澤並四分減一於是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皆命裁損久之事未就議者謂裁減浮費細碎苛急甚損國體於是已議未行者一切寢之後乃詔有司計中都吏祿歲費緡錢三十二萬詔以坊場稅錢給之於是吏祿之冗濫者率多革去然三省吏猶有人受三奉而不改者故孫升傳堯俞皆以爲言至紹聖元符務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皆給見緡如元豐之制先是既罷導洛堆垛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制財用司減市易欠負及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而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琮內臣之生事歛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既而稍復講修財利李清臣因白帝令中外錢穀艱窘戶部給百官奉常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專指爲司馬光呂公著呂大

防蘇轍諸人之罪左司諫翟思亦奏疏詆元祐以理財爲諱利入名額類多廢罷督責之法不加於在職之臣財利既多散失且借貸百出而熙豐餘積用之幾盡方今內外財用月計歲會所入不足給所出願下諸路會元祐以前所儲金穀及異時歲入經數各額著爲成式建中靖國元年帝初即位思節冗費中都吏重復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後苑嘗計增修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爲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令內侍省罰請者及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移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併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自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既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濫祿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奉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益增選人

及廢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述爲事當奉承神宗之故山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如故於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溢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爾後觀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具以奇侈蕩上意而東南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馬度日繁左藏庫與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故當時議者有奉秩幾於執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刺令之類職秩繁委廩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祿泛冒已極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榷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折

秋毫沿汴州縣剏增鎮栅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各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狀榨磨水磨廟圖淘沙金等錢不得而盡記也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掊剥橫賦以羨爲功嶺南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贍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近歲南代蠻獠北贍幽燕關陝綿茂邊事日起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斂歲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稼失時他路取辦日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俵糴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異奇寶欠民積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假上供而織文繡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爲虛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

而儲其餘以待不測之用又有解池鹽鈔晉礬舶遺利內贍京師外實邊鄙間遇水旱隨以振濟蓋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敷額然創置書局者比職事官之數爲多檢計修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于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右府故也於是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蓋自蔡京以制作自任奢費紛起貂璫承受不復關白所司而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裒斂索取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爲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雖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而已勢弊莫支國終無可爲矣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

滿千萬上供纔三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爲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樁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筦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緡而半歸內藏當是時兩淮湖廣四川之賦分隸四總所不屬上供而上供所入不過閩浙數路宜其增改科窠瑣屑重複數倍於祖宗之舊總制錢者自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名建炎二年高宗在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於是呂頤浩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歛之季終輸迭紹興五年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因經制之額增折爲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月樁錢者始于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臣不量州軍之力一例拘拋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錢不肯取撥止取於

朝廷寮名曾不能給十之二三於是州縣横歛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創也如納斛斗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取縻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還失主檢財產則不及畢幼亡僧絕戶不候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與銷豁而抑納遠債之難索者豪民獻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私納之爲罰者侵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贓錢除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戶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奩具今年之稅賦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科醋賣紙稅醬下拳錢之類不可徧舉蓋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其供輦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興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爲定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支收之柄景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比算之令然當時法度寬弛未嘗窮究熙豐以後驅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

行等錢別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總制等窠各以取之雖曰增征商之羨餘減出納之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然倥偬之際不暇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而額之重者不可復輕督迫之餘州縣遂至別立苛橫之法取之于民時葉適條奏曰經制之患蓋取辦目前不暇及遠然初亦止二三百萬而已其後內則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興迎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浚相繼督率悉用取給而孟庾以執事之重當總制之名者戶壯丁顧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縣之所趨辦者復爪剖綦布胥吏疲于磨算屬官倦于催發凡今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于經總制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搢吏從旁而嗤之于是在江湖則苦于月樁在兩浙福建則困于板帳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竊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坊場河渡

水磨碓梁之所入公上無所用止以給吏祿而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其有收拾零瑣若此之甚者嗚呼昔桑弘羊劉晏之所謂理財若鹽鐵則取之山澤若酒酤均輸舟車之算則取之商賈蓋山海天地之藏而賈販坐籠不費之利稍奪之以助經費而不致盡倚辦于農田之租賦亦崇本抑末誠理財之良法未可深訾至後世則若茶鹽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稅官既各有各額以取之未嘗有遺利在于民間乃復別立窠名以爲取辦州縣斂不及民將誰欺哉然則是王安石之法弘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也蹈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是何其無耻一至是也哉且使酒價牙稅之利可以增美當于坊場要鬧之地人戶湮實之處而明增之不當例立此法而使州縣之凋弊無措者不免加賦于民以取足也官員請俸之給可以尅除則當視其員之太冗者俸之太優者而明減之不當執留頭錢而使士大夫

之受俸于官者不免有戶惠而實不至之譏也州郡樁留之財賦可以收取則當擇其郡計之優厚者於留州錢內明增上供而凋弊之郡則不復責取如此改覈明白按期申解而盡削經總制月樁板帳之名則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盡捐也其未盡捐者明以增課減俸等項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則州縣不得借取辨不敷之說而違法取財以困民上下之間豈不兩利蓋天下之財皆朝廷之財遮藏諱避而竊取之固不若攷核名實而明取之且使牙契酒坊既明屬版曹則異日或有趣辦不行之處亦未嘗不可明致蠲減之請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縣者曰經總制月樁板帳錢也或所取不能及額則違法擾民以足之曰輸納斛面富戶詞訟役人承替違限科罰之類是也上下之間各目各不脗合州縣以酒坊牙契不辨訴之版曹則朝廷曰吾所取者經總制錢而已未嘗及此而不知其實取此以辨彼也百姓以斛面罰錢等事訴之朝廷則州縣曰吾以辨經總制錢而已未嘗入已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

十也互相遮覆文不與而實與百姓如之何而不困固不若大行核實擇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經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其名而可絕並緣之姦豈非經久之計哉總而論之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粱桑枲務盡地方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群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壓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尅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復作徽宗既立蔡京爲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斂以濟多慾自速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爲基向使究其所爲勉而進於王道

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爲不長其租稅征榷規模節目煩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則牽於繁文外則撓於强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但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切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尋復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揄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得言之如前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可信守因革紛紜非是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爲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太祖以帑藏盈溢于講武殿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焉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于民又曰俟滿五百萬緡當問契丹贖燕薊不然用二十疋絹募一胡人首約用絹二百萬疋北虜盡矣其意以縣官有

巨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未始以自奉也太宗嗣位漳泉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令內藏庫使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俾隸內藏其後乃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于內東門進入外廷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缺復賦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仁宗明道三年三司使言自籍田後繼有賞賚以用度不足請假內藏錢上謂宰相張士遜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也士遜曰不如是則有司不免侵剝民庶矣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內藏緡錢絹帛以濟市糴嘗出龍圖閣延福宮金帛以佐三司支費謂

晏殊曰藏之內庫不若付之有司可以寬財賦

又出內藏庫珍珠估緡錢三十萬贍三司諭輔

臣曰此無用之物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以助

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斂康定元年合宜聖殿

五庫爲一改曰奉宸庫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

輸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爲數嘗謂輔臣

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

防舊以龍腦珍珠鬻于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

不鈎考嘗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

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

曉厥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

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

曉帳籍關防之法即命幹當御藥李舜舉領其

事繼詔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

拘催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

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

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

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爲之拘催

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局鑰塗牕牖以爲固密爾又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于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南渡內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然兵興用乏亦時取以爲助自虞允文爲相盡取版曹歲入輸之內帑于是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矣而昌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趨日峻以至破分祖宗以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爲賢于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

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不可枚舉至于州郡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在糧帛銀錢是故米綱立額始于景德銀綱立額始于祥符錢綱立額始于天禧絹帛之綱定于咸平然務行寬大隨時益損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自熙寧雖非舊貫尤爲未甚崇寧三年始立上供錢物新額于是益重至渡江後版曷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實過宣和之數其時中都戶部有脩內司有內庫有大庫之激賞有國子之贍養有諸軍之營運外司有轉運常平有市舶有坑冶有總制有經制有帥司之激賞有州有縣而州縣又各有務庫曹局如所謂軍資庫公使庫皆財賦之在州郡者

馬氏論曰夫以經總制月樁錢觀之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椎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

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斂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慘怛忠利之意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厲士大夫者一皆禮義廉耻之維故吏少貪汚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爲三曰上供曰送吏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隳廢體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內府之進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爲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時蓋拊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貪慾瀆貨之事雖內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爲監司郡守者厨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沿襲既久得失相半中興以來經費日夥則不免于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

經總制月樁錢之類是也州郡事力有限則不免于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蓋所以責辦于州郡者以其原有樁苗之賦然有限之樁苗不足供無藝之征取又其法立于徑徳之時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優劇不暇審酌而一槩取之故郡計優裕長吏廉能則樽節奉上之外猶可代輸下戶之逋懸對補無名之窠額若郡計凋弊長吏貪庸則經常之賦入不登于版曹而並緣之漁獵已遍于閭閻矣

葉氏論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歛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强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眞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爲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

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
爲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中　治大乏天下之
論擾擾皆以財爲慮夸　　人君子以爲
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所少者不可復取
皆其心於不能所謂悍黠僧之吏亦深自藏不
敢奮頭角以裒斂爲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
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榷貨之間而未得
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
兼并專歛散　　而市肆之會

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有以
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
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爲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
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
策出於王安石會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
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書藏至
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後並闢竭
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
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

歛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愨任饋餉之責者鹽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楊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搉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況乎大將擅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所至剗刷攫拏朝廷科降文書文移守令丞佐追擾鄉戶號痛無告賦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樁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以後邊一有警賦歛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鉤攷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

財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爲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有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夫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稍消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

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後世之論則以爲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此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處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賣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而誰與之今天下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

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徒從其後頻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畧計矣抑猶有上之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月取諸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且天下之人其所以力爲忠信廉潔之行者未必其心安之以爲當然蓋將以求免乎天下之疑也故雖矯亢過情捨利就害而不敢憚焉一節之疑足以傷其終身之信此固人情之所甚懼也愿古之聖人所爲大過乎人者理天下之財

而天下不疑其利擅天下之有而天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已故聖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爲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矣後世之君用民之財未必如三代之煩常爲安靜之令數出寬大之言而天下終疑之而不置不亦悲夫今國家之患法度未立號令未信財用未足欲有所爲而不能遂若此者不足爲大憂也而其憂則在乎未能免天下之疑何者天子仁孝恭儉服御簡約宮中之費可悉布於海內而無毫髮之私此亦足以明其無所取於天下矣一方水旱憂見顏色或特出使人申命長吏通財移粟惟恐在後奏疏蠲除不問緡石來輒報可此亦足以明其深自結於天下矣而大下終不能無疑於其間甚矣其負詔書已釋放矣民猶未信也曰此後豈不將復征之也開坐畫一條件無數謂之寬恤至深切矣民猶未信也曰此其文案未嘗不具也或特建一官或創立

一司其事未見也而民已逆疑之曰此必將以
興某利也下自一縣令而上至掌國計之近臣
未必皆有取民之意也未必不與民也而民又
皆疑之曰此其挾國之重以病已也如是猶可
與有爲邪宜退而考其源今天下有百萬之兵
不耕不戰而仰食於官北有强大之虜以未復
之仇而歲取吾重賂官吏之數日益而不損而
貴臣之員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祿夫明示天下
以無所用財之門而後天下無疑心若是者其
無所用耶然則雖上不能不自疑其爲利也天
下之人私相與言必曰今之官不可爲也伯夷
之廉必改爲跛躋之横尾生之信必胥爲徂公
之欺而非跛躋非徂公則其事不可以濟故今
天下之財用責於戶部戶部急諸道每道各急
其州州又自急其縣而縣莫不皆急其民天下
之交相急也事勢使然豈其樂爲桑弘羊楊炎
之所爲耶使天下之用誠有常數而戶部以天
下之稅當之而有餘則戶部必不以困諸道每

道必不以困其州而州若縣獨何以自困其民耶所畏者上每以所不足責其臣使群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然則若是者固教天下之爲弘羊者也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內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爲重而尤惓惓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酌酌之成宗二十一年任盧世榮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世榮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將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或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吏久之世榮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爲之

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爲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朝中震攝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殺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稱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喰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世榮親鞫之一一款服遂命誅之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採之總制院使桑哥爲人狡黠豪

橫好言財利帝遂有大用之意由是建置多所
關預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
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
行入倉庫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
家避之桑哥又言諸路錢穀欺盜者多請以參
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
州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
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
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
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殖爲心非爲上爲德
爲下爲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
穀以割剝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
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
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
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
不允後廷臣言者益衆免桑哥官罷徵理司詔
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鈎考猶未盡罷既而
御史言鈎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

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并上命而竊視者罪成宗大德二年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王藩戚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豫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爲請帝爲罷中外土木之役仁宗即位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絲之微非朕命無輒與人冬十一月李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凡營繕悉罷之時都水監傳旨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官諫曰陛下踐祚詔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剝民以奉君猶割肉

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又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財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撲素衣無錦繡公私富足自時厥後國用寖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而蓋至于大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爲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糴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無有四海傳及下年者有以也夫

國朝國計

國家幅員之廣視漢失朝鮮唐失交趾而取嶺于大理楚雄諸郡乃其過宋遠矣是故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九百一十六石京通二倉臨德淮曹四倉每年運米四百萬石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內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歲辦鹽價并引價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

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外絹絲綿苧多少稱是此其大畧也二百餘年來郊賚歲幣祠祿視宋差省而其最費者無過　宗祿養兵蔭子三者爲極然蔭子止于武職文臣無幾宗費　親王歲至萬石軍校官省居第婚喪之費不下數萬下逮于庶人人各歲百石餘費等差此其不可已也然地力有限生育無窮今不能無少通裁焉邊費凡二一民糧起自各省起運一屯糧出自衛軍　國初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歲入之後利尤無窮其外募兵預備防秋年例賞賜各目需用不一然自開種轉爲輸納迄今嗟涸澤矣若夫在京師積貯曰太倉漕糧曰太倉銀庫餘積歸之老庫大司徒掌其出入而馬價則問寺蓄也內供則光祿職也又　皇城內設承運供用廣積天財及甲乙丙丁丙戊等庫與夫尚官監以至寶鈔惜薪諸司皆屬人主內府焉初　洪武時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傷人況重爲徵斂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

庶人未有不儲積而能爲國家者　太祖言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豈可聚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爲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言者愧赧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嘗　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罔知此道惟事剝削蠹蝕竊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　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饒餘慎毋聚斂以傷國體一日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軋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夫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

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于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者也一日閱內藏慨然謂侍臣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快一已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已奉也今天下已平 國家無事封賞之外宜儉約以省浮費其崇德公利類如此至 永樂時戶部言比年旱潦少收諸王歲給祿米至各樽節于是 命俱依 祖訓萬石內歲給米三千石餘支鈔各有差蓋稍稍通融矣當時定鼎燕都再狩沙漠費用不貲而 上身服儉約率天下先嗣是 宣德 洪熙以來重熙累洽宇內晏然且于戈甫定 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法網未密財利無制自 正統初西虜阿台朶兒只怕寇甘肅邊患漸興兼以寇盜日熾遣將

出兵疲耗中國濫費爵賞府庫日虛理財始益急矣

景泰間御史左鬲奏　國家當承平日久而公私恒患于不足迨至軍興尤爲窮蹙于是賣官鬻爵凡衰世苟且之法一切舉而行之科歛愈煩國用愈匱嘗觀漢文帝唐太宗之初水旱霜蝗連歲俱有或匈奴嫚侮或突厥寇掠亦可謂多事矣然卒能使貫朽而不可校粟腐而不可食斗米三四錢行者不賫糧豈有他道哉不過躬行儉約輕徭薄賦是以國富于上民安于下由是觀之欲致國用之饒裕豈必掊克聚斂之爲哉誠能痛抑末技嚴禁遊惰凡工商僧道之流減汰抑遏悉驅而歸之農官吏將士之無用者罷斥揀擇毋使其冗食開廣屯田以漸實邊廩量減士卒以稍紓邊餉與凡不急之役無益之費如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之類一絕之而不爲專以務農積穀爲本而尤躬行儉約以率之慎擇守令嚴修約束以督勵之持之以悠久行之以至誠則何戶口之不增賦稅之不廣民財之不裕國用之不足哉　成化十六年廣東左布政彭韶奏言　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

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　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强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　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　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歲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竪今街衢尤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加意樽節尤恐無以爲繼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是時內政擅權奸壬迭起妖僧異術肆爲蠹蝕土木類興于都城內外建造佛寺數千百區張玩烟火建設齋醮動費千萬于是賞罰無期而傳奉除授一聽之中貴而莫能裁制竟致內帑空虛軍民疲困初　國家內帑積金凡十窖每窖凡若干兩蓋累朝儲之以備邊虞未嘗輕費　景泰末頗爲浪費如金豈金錢等擲賜內臣取其鬨笑

英宗居南內聞之輒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
亟往觀之則金具存止缺一角旋節他費補之及
成化中太監梁芳韋興等用事于是十寺俱罄　上
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惶懼
不敢對芳仰言曰爲　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
因數三官五顯廟之類曰此皆資後福　上不悅起
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　東宮
言也
孝宗弘治元年馬文升疏云爲國莫先於
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
始乞　勑戶禮工三部各查內府衙門工銀等項其
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逐一上陳斷自　宸衷量加
減省就爲定例尤望自今凡好用錫予之類更加樽
節罷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德
復見于今而民困少蘇矣　上嗣是躬親政務勤講
學之功優接下之禮平臺　召對念切斯民其時端
揆大臣亦悉心勤沃舉　成化敝政振刷頓清會是
時宣大烽火甚急需索供億復值大喪婚相繼并內
外及各　王府諸邊賞賜無貲而戶部尚書韓文悉

心經畫抑征虜中官苗逵奏請追究羽流幻術凡戚畹中涓占奪和買民田又舉正窩占引鹽乞討織造等事自是積弊無遺公私告便嘗上奏言本部會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起運若絹匹花絨鹽鈔及運司額辦監課衛所所積屯糧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糧有事故得停而歲入往往不及額　國家宮禁邊防經鉅費年異月增而歲支往往過原額二者相乘而在外一歲之入恒不足供一歲之所出切爲廩廩也天下民物竭弊日甚　國家財賦之需用日急臣實司計莫知所圖伏乞　勑府部九卿堂上官并科道官公議計處諸京通糧儲支費日增何以節之使不濫太倉庫藏虧損日甚何以制之使得充內庫告乏取天下銀兩實之矣然隨實隨虛何自常實而令上用之不乏廚料缺供用別項銀兩給之矣然隨給隨缺何自減省而令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若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若何樽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若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倉料何若經畫于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

以何年爲中制則可行而不靡濫布疋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從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而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開畫條上定奪施行庶　聖攷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奏上下九卿議久之兵部尚書劉大夏乞休　上御幄殿問之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艱故辭耳居數日復　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大夏曰正謂不盡有常耳他未暇論即臣在廣西取鐸木麝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　上曰固可一一議而革也于是　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病蠹而擇行之乃遍減　王府房價及礦墳價銀數　郡王下祿米俱折色有差又舊例光祿寺設宴供奉內府　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　成化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內臣二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用乃責　京師鋪戶買辦宮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大夏奏曰光祿日辦不勝查筭日殺

生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惻然即　令下裁減入十餘萬官民乃得甦是時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餘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征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蓋極盛矣

武宗改元八黨並起逆瑾剛很尤甚日造巧僞淫蕩　上心　國用日益不足　正德三年逆瑾令天下朝覲官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各司貸于　京師豪家同任括民財倍償之而廢制民脂政由賄成是後佞倖益雜修建大繒鰲山之戲內具之供造軍器于南織繒綺于蘇公漁國課私責民償內外繹騷中原盜起而豹房僧寺鎮國延壽凝翠太素等處彈刻金碧文石采瓦窰工極麗時戶部李鐩曲意徇之不敢裁執尋內宮災復行興作一時他役並興鐩因具疏曰漢文之賢罷露臺而著隋帝之敗開汴河而致蓋民之所愛惟財與力力竭則懟財散則叛今無微矣顧可又促之屢請姑停

他營併成內宮至或奪俸示譴又廣置　皇庄跨州
連邑至三百餘處而自名大慶法王延番僧出入禁
中賞賜無貲時既已官輕而頹民窮而盜于是曹甫
亂于江津六見殘于蜀土劉烈梗于保寧劉六劉七
猖于畿甸趙遂楊虎熾于河南僵尸漬血殺人如麻
大村巨落蕩爲灰燼而散內帑給軍需不下數百萬
卒無成功前後報功萬計輒加陞獎奏帶者至千餘
人自出師至犒賞費大倉銀二百餘萬府庫爲之虛
而　帝且巡幸無度旌旗遍于南北所至供需輓運
州府官日不暇給至末年籍沒江彬家得金七十櫃
銀二千二百櫃雜飾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數夫
此皆錢財也使移之于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
于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于權幸私家以
致百姓困貧府庫空虛況合群奸入黨衆義子各鎮
守諸逆黨宸濠臧賢畢真盧明秦用之籍沒其數又
當何如耶無怪其傾藏竭府不足以贍蓋　國家莅
蠹至此極矣初盜起山東典兵動餉時孫交爲戶部
尚書後代交者王瓊也瓊嘗言交雖愛民而未知所

處李東陽輩負文學之名而未見措之施爲時　畿內山東地方承平日久物產繁盛且州縣壤界相接若降一令官軍捕盜經過州縣驗所報勘合供給口糧草料准其稅不足官爲措處事畢補還此亦簡且便矣而交等慮不及此　命戶部侍郎楊潭總督軍餉發太庫銀二百餘萬分送各州縣和買糧草積備軍過支給有司因而狐民强買及給散之際益生紛擾或侵尅借代爲弊滋甚賊平潭以督餉功陞廕先是劉瑾用事太倉庫銀積至三百餘萬兩至是爲交所費幾盡而民不沾恩又方流賊猖獗之時民苦焚刼殺掠而禾稼豐熟初不告饑惟河間一府水災民多饑餒孫交與東陽等不計國用廣缺屢　詔蠲租正德六七年間起運京邊糧草計數百餘萬悉皆蠲除于是有田富民幸得悉免而貧民無田被賊害者惠不及如山西靈石縣賊入城焚刼殆盡市民受害不及各鄉乃盡蠲其租由是　京師歲用不繼轉借于太倉又邊儲甚乏亦發太倉助之邊儲未充而太倉庫銀已竭矣　世宗登極凡所營造一切停廢

嘉與維新時詹事霍韜廣上意具疏言臣幸得備官纂修竊查得　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　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十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又備查天下額數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又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則刪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非荒虔于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刪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　洪武迄　弘治間歷歷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已强半更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望　勑行戶部考求　洪武初年額田原數備查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仍乞特　召戶部尚書詢之曰　洪武初年甫脫戰爭黎庶鮮少田野荒蕪田數宜少而反多今奕世承平人多生聚土地開闢田額宜多而顧少總國計者宜

若何爲心天下有受猾民贓利爲欺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者來歲造籍冊獻田額數盡豫思設法處之乎再按天下　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　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十一萬視初年減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八十萬視初年減百一十六萬矣　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伏願再　勅該部覈實　洪武　弘治遞年戶口原數今戶口實數送

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日增恩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　洪武初年山西惟封　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八十七萬石則多加八十倍矣考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　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十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伏願　勅行禮部備查　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

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幾何送館稽纂
俾司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
再按天下武職　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　成化
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　洪武初年二
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
四倍矣由二百而千七百增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
由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八
萬然猶　成化以前之大畧　弘治後未稽也伏望
勑下兵部備查　洪武年間武職六數幾何今日人
數幾何類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
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　洪武初
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
稽昔光武中興鑒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州四百
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
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　朝自　成化
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
冗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伏望　勑下吏部詳　洪武
年間文職幾何今冗員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

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官逾多則國愈困而民愈病思所以處之也今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裕宜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墜乎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猶守家之大也歲費供億則其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然且必弊柰之何耗財若年積歲滋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後已落爲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窮乎所望　陛下早計豫思日慎一日心由此正念由此窒克己復禮之日由此而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而致幸甚其後　國家經費百十倍于盛時而土木頻興齋醮繁建北虜南侵大軍數起兼以大臣貪掊姦贓無筭海內虛竭日甚

穆宗隆慶元年　上問戶部京帑所貯金存者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何年尚書馬森奏太倉見

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兩歲支官軍俸糧該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儲二百三十六萬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須銀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筭僅足三月京倉見存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五十一石歲支官軍月糧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加二十二萬餘石以今數抵筭餘足二年請崇儉約　上手詔曰帑藏之積何乃欽乏至此朕于一切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爾等尚悉心措處以濟國用

森復奏臣查　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境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邊境固未嘗求助于　京師京師亦不煩搜括于天下後因邊庭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年例再變而有土兵年例然其初止三五十萬耳邇來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其七八鹽法十斯其四五民運十逋其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各邊則土馬不加于昔而所費幾倍于先在太倉則輸納不益于前而所出幾倍于舊如是則邊境安得不告

○急　京師安得不告匱臣等見聞有限宜乘朝覲之期廣集衆思令中外各陳理財之策采酌施行　報可遂差御史馬明謨趙巖譚啓張問四人分查天下軍需賸羨以補元年所蠲之數又　勑都御史三人分往直省清理屯糧焉六月戶部奏供用庫觧至錢糧申請科道查驗而中　旨云庫與局同遵　旨行蓋　上初即位時從言官議遣科道巡視監局後科道諭事惟奄寺因而譖華及得前　旨戶部執奏內局止于內供而庫則民運入觧一歸奄寺科索無紀自　景泰三年已命御史監之　嘉靖四十四年因僞報焚毀遂查刷以清耗蠹蓋良法之必不可廢者不報又戶部都給事李已陳吾德疏畧曰伏覩　陛下登極之詔其于金珠寶石等項止採買又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俱加節省不得徵成命一頒懽騰海宇何數年以來左右近習干請紛紜遂至買玉買珠不一而足又有如太監崔敏等指稱缺乏復行故智今府庫空虛小民困竭帑藏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邊方年例奏發者無時省直饑荒求活者不已司

計之臣雖千方那補尚且不給茲以一玩好之故而
用數十萬之費何以借支太倉雖有羸餘正宜存積
○○○○○○○○○○○○
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妄用而無繼于後耶伏望
將該庫奏討金珠等料俯從末議申信 詔旨一以
昭陛 下之儉德一以全 朝廷之大信疏上 詔
李巳下獄陳吾德削爵爲民二年工科王璽言內庫
之弊其在外者有三曰包攬花費曰解戶私逃曰那
移延緩欲嚴擇官保籍其年貌以便稽查在內者有
四曰鋪墊曰守門科斂曰茶果餽儀曰棍徒需索誆
騙欲如會典所載令鋪戶辨驗錢糧每季輒易庫夫
盤運看守三歲一更科道官給與印記年貌木牌方
令進庫至于紙筆葢席車價雖難盡革亦宜酌量抑
筭立爲定額抽驗上庫者即用印記以防他日遺落
委官解戶其在逃與係獄者歲月寖深物交必壞當
先寄庫執其人付法司情有可原者赦勿治得 旨
俱如議行又太監李芳請裁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
四千五百石白青鹽三萬觔仍令二年後悉遵 弘
治例 上嘉其節費惠民允之按 穆宗恭儉樽

節有漢文之風初中官各進攢盒以次上食則命損光祿之經果餌則命于市以時值買進則損光祿餌金糊窓故用絹歲一易則命以楮代諸用磁器歲不貲且易破損則命用金銀製造而磁價頓賤此皆儉德不可及者三年科臣鄭大經疏言災異叠見時事多艱宜宣　召大臣商確治理及　勅九卿言官并撫按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以　聞四年內承運庫以空劄下戶部取銀十萬兩戶部尚書劉體乾疏京帑重寄乃以片楮取之安辯真僞乞寢前命　詔如數以金進七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言國家貢賦在量入爲出嘗考天下錢穀之數計一歲所入僅一百三十萬有奇而中多積逋災免奏留者一歲所出　京師百萬餘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請乞者不與焉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百七十九萬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於入矣近遣四御史括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積者而盡歸之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十萬有奇不足克九邊一年之用國計至此人人寒心然以其大事而不敢言或舉其端而

不竟其說亦未有能毅然行之者如入衛之兵無不言其當罷而今數年未決誠以邊事未寧虜患莫測異日或有以中之也自　嘉靖十八年被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自五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耶臣不敢遠舉第以近年一二鎮之言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乃今至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　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今至二十七萬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今即不能如　國初故額亦宜考　嘉靖十八年以前近事而汰其浮甚者且九邊去虜有遠近事有緩急必盡煩內帑然後足用宜今廷臣酌議減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撫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具籍以進惟陛下留神省覽其用財約于往昔者必忠臣也則有賞其糜費溢于故常者必非忠也則有罰一切出入許臣執奏上　聞國計幸甚　上然其言　令各邊

督撫從實議處以　聞十一月戶部奏各府歲運內庫京邊錢糧率被解戶攬頭侵冒有一人假充數名者有一家而擅利一省者奸詭萬狀法紀蕩然今將積歲輸納乾沒分數纖悉條例共一百八十七類乞下　詔切責當事臣工務體國任事法期必行庶大計有濟　詔各巡按御史盡法嚴追尅期完報逾期不奏報者都察院查劾以　聞五年正月　詔取光祿寺銀二十萬進用寺臣及巡視科臣各疏爭之詔減其半六月戶部覆戶科梁問孟國奏請　勅戶部侍郎一員同司屬有心計者將中外財賦每歲增減出入之數行各撫按悉心議處前有可因固不必過爲裁省以傷國體後有可革亦不許濫爲縻費以損民財事完造冊送部部類編爲各司職掌以定遵守仍將內府錢糧先後額首錄進覽庶費出有經歲計可裕矣從之嗣是所差御史諸人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各省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天下庫藏空虛災荒無備遂有苦其搜括適增煩擾者大學士張居正疏曰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夫天之生財在

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强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惟撙節愛惜不以嗜慾戕之亦可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孝武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伏望軫念民窮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約以爲天下先而勅吏部慎選守令牧養小民其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否則雖有才能幹局止居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抑發各邊自行輸納不但懲貪亦實邊之助也至于今天下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賦役不均花分寄詭恃頑不納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各衙門在官錢糧浸無稽查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去其害財者又何必索之窮困之民以耗國家之元氣爲哉所差御史宜令回京而屯鹽之務但責成于該管撫按以後上下惟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邪本獲寧

也疏下戶部覆議言財用當經理者其一兵餉之費取辦屯鹽宜稍倣漢法民願得爵及贖罪者令入粟於邊酌地里遠近而遞減其貲使人樂從則塞下之粟必多他如均隱占清驛遞復湖蕩革包攬禁投獻諸條　命着實舉行之至　萬曆初輔臣居正等疏言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一歲輸太倉銀庫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之類盡此矣嘉　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今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覆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天幸歲比豐登故倉庫稍贏而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方欲俟　國用少裕請特下蠲租之　詔以慰安元元今查　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

節年贓犯財產已盡無從完納故數頓少兩次奉
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
之供故出數反多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計三年所入必餘有一年之積而後可登於太平今
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年復一年舊入者日消磨新
收者日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猝有四方水旱之
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欲取之於官則在所皆
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膏血已竭難復苛求況
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
等之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
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將該部所進
揭帖置之　座隅時　賜省覽無益之費可省者省
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
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
少寬也及讀　萬曆會計錄九年以前凡天下歲入
本折各色通計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而錢鈔不
與焉除入內府凡六百餘萬其出數莫可稽憂國奉
公之臣惟漕糧銀庫出入之爲廩廩矣太倉漕糧者

歲運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　京師者也凡百官員役七十八衛官校薊密昌平鎮兵皆倚此爲命且京城編民必藉此而後腹果然年來多行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漕積愈耗改折漸少則漕積漸復太倉銀庫者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餉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餽邊餉以充百用者也近因中外多故災祲頻仍原額內有改本色備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于是復損額四十萬且逐年徵解弗完者動至百數十萬大司徒極意搜求額外有若開納事例有若漕糧改折曰稅契樽節曰新增屯地曰節省公用曰吏承納班曰缺官柴馬曰隨漕折席曰抽扣工食曰新增鹽課曰廣餉積餘曰帶徵逋欠曰扣除月糧其於搜括之路亦已竭盡無餘矣然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尤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費太倉銀約四百萬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蠟草料惜薪司之糯米京官員之俸折光祿太常之果品諸價修

倉庫軍夫之米折昌平之物濟寶鈔司之稻草諸倉場之草料兵部之筏夫酒醋麪局之豆麥光祿寺之錢鈔廚役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賞夷折絹工部器皿廠之小麥丙字庫之召買絲綿司苑局之豆草京衛所官之布絹軍伴營衛之草料三都司之行月糧諸額內之出約歲七十萬皆取辦於太倉若太軍需若珠寶市買之屬或百有餘萬或二百有餘萬則皆太倉額外出也何歲不需何年不發無俟計三十年之通即以邇者三年計之始猶出浮于入今則出倍于入昔之逋欠者十之三今之逋欠者十之四五是何以故民原也財流也原大則饒原鮮則竭今天下財原誠竭矣自田賦加派也而農民竭自歲督金花巧增稅契也而農民益竭自攫金緡也而豪右竭自開例誘納也而素封之家竭自傳遞驛騷也而人與馬俱竭夫天下獨有此民民獨有此財剝蝕之於彼安能復灌輸之於此是以銀庫竭則搜括省直矣搜括盡則借改漕折矣漕折盡則開納事例矣事例盡則借京糧借老庫矣老庫盡則旁借冏寺矣老庫原

積銀八百餘萬罔寺原積馬價九百餘萬乃　祖宗累代遺蓄扃鑰惟謹以戒不虞者今一洗而空之各僅存七十餘萬大非防危慮患之初意矣然當日猶有可搜可改可開可借今則無復可搜無復可改無復可開無復可借九邊貔貅待哺嗷嗷居恒無事時欠餉百有餘萬主計之臣竭蹶而不能支求之內帑內帑弗應求之省直省直盡空責無米之炊于巧婦其亦難以冀矣然而大可憂者不在　國課在天命人心也光祿寺者職司大內膳羞者也粳糯米豈民運共之果品廚料則官解苦焉原額會計諸色銀二十四萬一千八百餘兩歲該于戶部開領錢鈔銀三萬兩　嘉靖中年用至三十六萬過矣後奮然一加查刷遂減至一十七萬改錢鈔銀為一萬七千悉裁靡濫以故蓄積饒裕　穆宗皇帝未登極時嘗食驢腸而甘之及即位偶以語左右左右請　詔光祿常供　上曰若爾則日殺一驢吾不忍也禁弗許當其改元初即裁原額為二十二萬是年以光祿餘銀三十萬借計部發邊賞而後稍稍取充內庭用內監

供御傳進無時多溢額外靡有紀極所節不經之費誠宜著實施行者若庖厨諸役寅緣影占空名縻餼之當革則會計錄言之詳矣內庫者掌金銀粟帛茶蠟顏料之屬皆爲　上供需最大者曰金花銀乃國初所謂折糧銀也　正統以前俱解南京每歲武臣赴彼關給以爲常祿邊境或有緩急亦皆取給其中蓋其時事省而用節故也　正統元年始議於南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爲額自是以後惟放折武俸之外悉爲　御用矣　隆慶間大司空朱衡目擊內府監局一切徵派浪用乃言　朝廷供應皆民脂膏宮中府中當屬一體謂宜親發訓辭俾諸臣得隨事執奏爲撙節地當時轉環聽之故歷至於今凡請錢糧解進猶以科道臣奏貴用意良亦遠矣乃以此爲防猶有監局守催壓罵大司空而不忌者且一礦金至則曰著內庫進收一稅金至則曰著內庫進收非直歸內庫實歸東裕庫也夜光之珠照耀宮寢猶睛寶錄充牣　皇居若羨餘若乾折若鋪墊若抄沒若孝順若繳璧陳設種種殊稱何可勝旣即以三十年

金花計之當不下數千萬積矣其可徒積有用爲無用乎大抵當時外廷告急而內藏頗殷　天子特持節縮之權遂不可測而議者謂齒及上方則喉舌之地見以內侵而急於操上必不能兼言治矣談及邊蠹則干城之士見以爲中制而疎于備胡必不能兼言節矣於是其入也國未享其一而民已耗其十其出也上耗其十而下猶未沾其一者出入不復相程豐嗇歸於偏畸財安得而恒足乎嗟夫猶是宇宙間有盡之財藪耳不理其出而理其入即盡搜括恐非不涸之倉也而況其去易集也則不得不進而議生運海不如屯田鹽鬲不如開鑄賦農不如廣儲粟通鹺利乃言而未必行行而未必効則人也非法也漢充自領屯田不擢廷議唐委鑄事于親王祕閣劉晏爲鹽鐵租庸轉運使所置諸道皆慎簡盡當時之選我　先朝曾以重臣屯未幾報罷今銅冶之使缺焉未備即掌治粟而分鹺務者所除而委任何如也則人輕也邊日上首功而七事之法往以覈其數不相覆也吏日抱底績而考成之法往以覈其數不相覆

也地日言無隱鑄無隱煮而功罪之賾從以覈其數不相覆也則人匿也虞樂成之難既欲芻狗其事憚慮始之難又欲塵土吾法而觸時事之難又併欲萍梗其官也則人倦也夫天地原有此利我第發洩融液以達之未用者畢收于有用則生也而不任即利亦或有其害我復摻剔緘結以固之使有用者不"于旁用則生而通通而節也而又不任經緯失而天地闕人實爲之法于何有哉然而有貧國無貧天地有匱民無匱政事誠一旦大反獘端而中外實心而定理之奚遽不可轉匱成豐御貧得富而紛紛末議亦奚爲哉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